

● 陕西北路画传

○ 薛理勇

陕西北路203号:平安大楼



平安大楼坐落在陕西北路与南京西路交叉口西南角,平安电影院的位置一度为ZARA专卖店。

1988年出版的《静安区地名志》中写道:平安大楼,今南京西路1191号(包括南京西路1195-1211号、陕西北路193弄60号、195-215号)。占地5.46亩。1920年建成。

“平安大楼”是现在的楼名,得

的中文名称就是“静安寺公寓”。公寓建成后,有一家叫作“安凯第”的商场开设在大楼里,于是它也被叫作“安凯第大楼”。

据说,在现在南京西路陕西北路西南角的位置上,20世纪初曾建造了一座“榛林园”,这幢房子的样式有点巴伐利

即静安寺公寓。

静安寺公寓由凯泰建筑事务所黄元吉建筑师设计。黄元吉(1902-1985),上海人,1922-1924年在东南建筑公司任副建筑师,1924年,与杨锡镠一起离开东南建筑公司,进入凯泰建筑公司,成为建筑设计师缪苏骏、钟铭玉的合伙人。除了静安寺公寓,凯泰建筑公



20世纪初位于西摩路静安寺路西南转角的“榛林园”,拆除后原址建起静安寺公寓



静安寺公寓出入口在静安寺路1205号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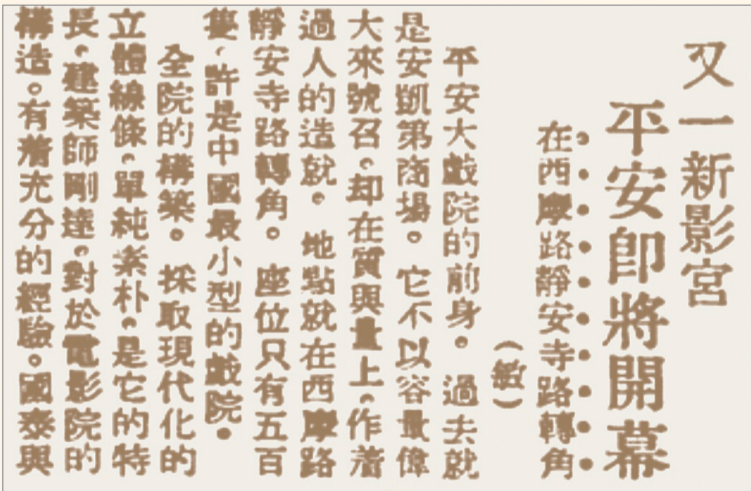
安凯第商场(平安大楼)内景

名于曾经开设在楼里的平安电影院。以前,它的英文名称为 Bubbling Well Apartments,对应

建筑风格,不过,它的主人到底是谁,还是个谜。后来,“榛林园”被拆除,在原址上建成普通的街面房子,

司的代表作品还有恩派亚大厦,即淮海大楼。

静安寺公寓占地面积为3640平方米,初建时为三层,不过,预留了中轴线建多层的基础,之后,中轴线处加建为七层,1949年以后又加建一层,成为一座八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,最终建筑面积约6000平方米。公寓位于西摩路与静安寺路转角,以转角处为中轴线,两翼对称,立面简洁,统一开方窗,部分窗楣由白色的石材做装饰。底层沿街,主要用于商铺,第二层及以上作为公寓。公寓每层有两套一室半和两套三室户,每个卧室自带一个卫生间。住户以西



1939年1月21日《新闻报》报道平安大戏院开幕



静安寺路1246号-1256号沿街商舖外景

● 新书速递

○ 储有明

石库门民居的情感内化

——读居平新著长篇小说《天井》

作家居平最新创作的长篇小说《天井》,以鲜明的时代印记和地域特色,把上海石库门民居的烟火气,内化为生活和情感的一部分。作者的叙述角度,从社会最基本的单元——家庭和个体入手,以十二个不同性格、不同类型、不同遭遇的上海女性,在石库门民居这一公共场域中相遇、交融、碰撞……以及她们在时代大潮中的奋进和沉浮,来展示都市生存的女性群体;她们的喜怒哀乐、人生遭遇,以及世俗生活的庸常与繁琐、艰辛与曲折,无一不在石库门民居的情感洼地——天井中呈现。

作者以文艺创作的形象思维模式,把石库门的历史文化沉浸到了曲折的故事情节之中,讲述了一个个既

具历史厚度,又具时代高度的中国故事、上海故事。作品弥漫着寻常坊陌、寻常人家的人间烟火气,浸润着浓郁的海派文化气息。小说情节的发展空间,虽然局限在上海的石库门民居之中,时间跨度却十分漫长,自清末、民国初年一路迤邐写来,一直绵延到了今天,历经百年的风霜雨雪、历史沉浮和沧桑变化。

作者以女性特有的视角,把特定

的时代,特定的十二位女性人物作为叙事的载体,以一幅幅鲜活命运图景,负载起厚重的社会议题和文化反思。作者以洞悉世俗的犀利双眸,饱含阅尽世事、阅尽人生的睿智,把个人丰富的生命体验,介入到小说的人物形象塑造和情节构思中去。作品以女性特有的敏感与细腻,在流畅的叙述中讲述着一个个充满悬念的故事,展现出不同韵致的海派社会风

情,勾勒出石库门民居作为物质文化遗产,在城市变迁的道路上所承载的时代记忆和意象指向。

石库门丰赡的历史文化积淀,铺就了小说厚重的文化底色。作品摒弃了传统小说司空见惯的叙事模式,通过十二位女性在石库门这一故事发生的空间场域中的不同境遇、人生,承载起一个个既相对独立,又前后照应的叙事结构,使故事与人生在纵横交错的情节中,呈现出环环相扣的网络分布和构造。全书的人物关系图谱尽管错综复杂,但都围绕着石库门民居展开,反映了作品的人物形象和石库门空间表现的多样性,以及上海城市生态的丰富性,也承载了上海石库门民居发展沿革这一重大的文化命题。

● 尘世心语

○ 陆灵斯

我在菜市场卖过菜

20世纪70年代,我被分配进一家小菜场工作。上岗第一天,我只能站在柜台内为老员工“打下手”,做些辅助工作。看着她们娴熟地为排队的顾客装篮、称重、心算、收钱,我还有点佩服这些看起来有点“涕邈”的老阿姨们。时值初冬,柜台内蔬菜不多,一个早市,从六点钟开秤忙到八点多,柜台内蔬菜所剩无几。经过对剩余蔬菜的过磅结账、点钞缴款,九点钟不到就结束工作了。下午两点再上班,组长王阿姨让我拉着装有两百多斤大白菜的手拖车,跟着她们去大马路上的公交站旁摆地摊,一个多小时后,菜卖完了。王阿姨说,可以下班了。我对如此自由的作息方式还是有点意外。不过,这样的日子并不是经常的,随着新一波蔬菜上市高峰的到来,真正辛苦的日子也随之而来。

20世纪70年代的一年,蔬菜丰收,苏州河内停满了送运大白菜的农船,大白菜多得没地方去,只能动用龙华机场、江湾机场,甚至人民广场堆放。我所在的南山菜场,要供应周边五六万居民的菜篮子,正常每天进场300担蔬菜,少了不够卖,多了卖不掉。每天早市柜台上卖不完的菜,要过磅计量后装车下里弄推销叫卖,或装运到附近人流量大的共和新路、和田路等马路边摆地摊贱卖。实在卖不掉,就请市郊生产队的拖拉机运回去,当饲料或沤肥归田。

在菜场站柜台卖蔬菜,每天早

上五点钟上班,四点多就得起床洗漱后出门赶路,上岗开秤后,要手脚麻利不断弯腰抓菜、称重、心算、报价、收钱,一个早市少说也要卖掉两三百斤各色蔬菜。作为室内菜场,早市人头济济,落市后就少有人光顾。为了将剩余的蔬菜卖掉,就必须经常外出推销。

记得第一次拉着装满好几筐蔬菜的拖车去推销,到了居民区弄堂里,我却怎么也张不开口叫卖。好在搭档是位“老摊贩”,招呼叫卖的本事很大,我们花了两个多小时,走了好几条弄堂,在她的不停招呼叫卖下,总算卖完了这几筐菜。一年后,领导让我担任蔬菜组的组长,要安排30多人的工作,每天销售上万斤蔬菜,人员的岗位安排、货源的进销调存,都需要摆平,真的“压力山大”。我深知自己不善于“做生意”,只能在合理安排上下功夫,努力发挥每个成员的长处,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做好工作。当然,自己重活累活干在前面。当时的一筐蔬菜,少则五六十斤,大多都在百斤以上,光拖拉装运就很费力气,起早摸黑体力消耗非常大,即使当时年轻气盛,下班回家我也是经常累得不能动弹。

在菜场当营业员卖菜的经历,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只占很短一段时光,但作为第一份工作,却是刻骨铭心。时过境迁,几十年过去了,我还会常常梦回小菜场,与当年的老同事们一起辛勤劳作。

● 海上名家

○ 黄阿忠

伊春秋色

不久前,哈尔滨田卫平君邀赴东北伊春去采风、赏秋色、画金秋,余欣然应之。

大巴从哈尔滨江北的枫叶小镇温泉度假村出发,在车中观赏哈尔滨中央大道、尚志大道、友谊路、一面街、太阳岛等地后,上高速公路向伊春急驶。伊春已入秋,天始渐凉,车行之处,但见两旁景色秋意浓浓,左边地里种的是黄豆,黄澄澄一片,远处小高坡上白桦树点缀,成秋之风景;右边大片平整地,这是早先认知的东北大平原,此地种的稻米也已成熟,亦如黄豆,黄澄澄一片,又一秋之风景。车掠过山色,夏之葱茏渐渐发生变化,好似油彩、水彩之色泼山体,层林尽染。越铁力,田陇边蛙呱呱声;过桃山,悬崖岩下秋蝉丝丝鸣山。夜露结霜,西风吹来透心凉;云层飘雨,水浸润湿叶泛黄。此为伊春又一番秋景。

伊春金林九峰山,那里是观赏秋色之胜地。九峰山四围环绕,集秋水、秋林一处,秋风艳阳,天以肃穆,气朗轩昂;大丰河水穿过养心谷向西而流,水急湍回,地以气宽,长天盈盈,圆石稍加堆垒,灵气自此散开。

白桦林是一首诗,白色枝杆上布满了眨一眨的诗眼;白桦林是色彩的乐章,山脚桦树夹于五花山中,灰白的枝杆划开红、蓝、黄、绿;白桦林充满了画境,水边桦树蒙蒙灰紫,倒影池中生出韵味,或是日本画家东山魁夷的旅游画记。

若雨渐渐,美景就在眼前,一场秋雨一场寒,气温骤降,早晚更是寒凉。白桦林中的小木屋檐挂雨珠,点滴在心头,雨蒙蒙、湿润润,桦林呈现一片灰白,树植稀疏之白映衬天色之灰,顿然而生禅意;树上的黄叶飘散铺满一地,落叶厚积、松滋润泽,白蘑菇在草地冒出一朵朵柔美,星

星点点,薄薄的一片顶盖,像是到了一个童话世界。

晨雾弥漫,白桦成虚朦,像是莫兰迪的色彩,又或东方之意境。太阳从叶隙间透过,把枝杆拉出一条条长长的影子,倏忽变作了大地的图画构成;绿草地上的黄叶在阳光下灿烂,那是秋的色彩、是心情的况味。忽而有鸟飞过白桦林,振落晨曦的露水,地上撒开一堆,这一边是阳光,一边是滴水,又生成了诗境。

正午阳光明媚,透过树叶形成了一圈圈稀疏的投影,阳光散着触于上秋色之光点,构图之平实、笔触之洒脱、色彩之斑斓,真像是俄罗斯画家列维坦的意味表达;如果是黄昏时分,阳光只留一斑残红在隐壁,白桦林上,让人想起乌克兰画家库茵之画的残阳如血的白桦树。

养心谷往东有一大块水面,水清澈如镜,沿山的一片树林,清晰地倒映在水面,上下物合连接在一起,成为不常见的风景。偶尔一只白鹭贴水面飞过,细脚点水,泛起涟漪,构成一幅充满诗意的秋水白鹭图。我多次见过这种山、树、湖,形影相随的倒映,而伊春的秋水、秋色,如此恬淡、静谧,构筑了一个诗性的世界。

上天空之境观伊春金林秋色,极目远眺,秋在九峰山驻足,秋色尽收眼底。五花山变了山的颜色,岁月抹色尽染;溪水悠悠,细流恍如音符,奏响了伊春秋色。

秋天的遐想,提升了美学空间,秋色的价值,感悟了人生意义;刘禹锡的美学寄一行白鹭上青天之中,陶渊明的秋色在心远地偏的东篱之下。

站在寒风中,望水之倒影,我想自然界的秋色是调色盘无法装下的颜色。生命是一段旅程,而伊春秋色则是一个灿烂的回望。



伊春秋色 (油画) 黄阿忠